

资本主义怎么了Ⅱ

——中外学者热评『二十—世纪资本论』

ZIBENZHUYI ZENMELE II

ZHONGWAI XUEZHE REPING 『ERSHIYI SHIJI ZIBENLUN』

本书编写组 编

学
日
出
版
社

资本主义又怎么了

III

——从“新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

——从“新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

——从“新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

——从“新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

资本主义怎么了II

——中外学者热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

ZIBENZHUYI ZENMEILE II

ZHONGWAI XUEZHE REPING『ERSHUYI SHIJI ZIBENLUN』

本书编写组 编

学
日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本主义怎么了. II, 中外学者热评《21世纪资本论》 /
《资本主义怎么了》编写组编.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147-0500-3

I. ①资… II. ①资… III. ①资本主义制度-文集
IV. ①D033. 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00994号

资本主义怎么了 II

ZIBENZHUYI ZENMELE II

——中外学者热评《21世纪资本论》

本书编写组 编

责任编辑: 边 极

技术编辑: 王晓勇

出版发行: 学习出版社

北京市崇外大街11号新成文化大厦B座11层 (100062)

010-66063020 010-66061634 010-66061646

网 址: <http://www.xuexip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183千字

版次印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7-0500-3

定 价: 48.00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前 言

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所著《21世纪资本论》一书，用翔实数据揭露了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扩大的总趋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迅速成为许多国家的畅销书。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针对该书及其主题发表言论评论，从不同侧面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反思。现将部分有代表性的文章和言论汇集成册，编辑出版，供大家参阅。

目 录



- 收入不平等已成21世纪中心议题 / 001
托马斯·皮凯蒂
- “拼爹资本主义”在21世纪重现? / 010
托马斯·皮凯蒂
- 收入不平等的扩大酿成了金融危机? / 020
托马斯·皮凯蒂
- 继承财富在21世纪如何演变? / 026
托马斯·皮凯蒂
- 主权基金暴露西方财富的寡头垄断 / 035
托马斯·皮凯蒂
- 未来富人是否会更富有? / 045
托马斯·皮凯蒂
- 极端不公平是文明的必要条件吗? / 052
托马斯·皮凯蒂
- 中国资本管制制度的优势 / 062
托马斯·皮凯蒂



用数据勾画财富不平等历史 / 070

——专访《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

应强

资本主义庇护社会不平等 / 081

——专访《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

胡艺瀚

五评《21世纪资本论》 / 091

保罗·克鲁格曼

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较量的皮凯蒂及《21世纪资本论》 / 122

史蒂芬·厄兰格

惩罚资本难以终结不平等 / 129

泰勒·柯文

有了皮凯蒂，我们仍需要马克思 / 133

大卫·哈维

富人的优势不仅在于钱多 / 140

劳伦斯·萨默斯

当代的托克维尔 / 144

雅各布·S.哈克 保罗·皮尔森

反对美国经济的陈词滥调 / 148

希瑟·鲍施恩

我们是否必须回到“未驯化的”资本主义？ / 151

布兰克·米兰诺维奇

评判富人，应重纳税轻慈善 / 156

罗思义

新自由主义的警钟：资本主义的空想与现实 / 159	陈 平
《21世纪资本论》风靡西方的启示 / 180	蔡万焕
《21世纪资本论》：皮凯蒂新书何以被热议 / 190	张 浚
21世纪会更不平等么？ / 195	何 帆
贫富差距扩大是无可避免的吗？ / 211	马清伟
理解《21世纪资本论》离不开中国 / 220	李稻葵
《21世纪资本论》：凭什么劫富济贫？ / 232	方绍伟
全球世袭资本主义敲响警钟 / 245	张 开
皮凯蒂的结论不能直接搬到中国 / 252	袁志刚
《资本论》的又一次胜利 / 265	孙承叔
《21世纪资本论》是《资本论》续篇 / 273	邵鹏峰
利润率下降规律与资本积累的统一 / 277	
——用《资本论》解读《21世纪资本论》	鲁品越



资本主义

怎么了II

《21世纪资本论》与中国 / 288

李 实 万海远

“美国梦”真的破碎了吗? / 304

王元丰

“富人重税”解决资本主义拼爹问题? / 309

石剑峰

“拼爹资本主义”再现? / 317

于时语

资本主义制度永远无法解决贫富两极分化 / 323

卢 俊

收入不平等已成21世纪中心议题

▲ 托马斯·皮凯蒂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21世纪初所处的阶段就好似我们的先辈在19世纪初的状况：我们正在见证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经济的变化，并且很难知道这些变化的广度，或者说几十年之后全球财富在一国内或多国间将如何分配。

从马尔萨斯到李嘉图

财富分配已成为时下最广泛讨论和颇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但是我们是否真正了解其漫长的演进过程呢？私有资本的不断积累真如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预言的那样，将导致财富被少数人掌握吗？或者如西蒙·库兹涅茨在20世纪所设想的那样，增长、竞争与技术进步之间的不断博弈将会逐渐降低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促进其更加和谐地发展？我们对财富和收入从18世纪演变至今真正



了解多少？当下，我们从中又可以汲取怎样的经验呢？

经典政治经济学诞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法两国，关于社会分配问题的讨论贯穿始终。人口的持续增长——这是以前不曾出现的情况——再加上农村人口的外迁以及工业革命的来临，使每个人都深深意识到激烈的变革正在进行。这些剧变又是如何影响财富分配、社会结构以及欧洲社会政治稳定的呢？

托马斯·马尔萨斯在1798年发表的《人口原理》一书中明确指出：人口过剩是影响财富分配的首要因素。他建议要立即停止所有给穷人的福利资助，严格控制贫困人口的增长速度，否则这个世界将会因人口过剩而变得混乱而痛苦。

大卫·李嘉图于1817年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主要关注的是土地价格和土地租金的长期演进。和马尔萨斯一样，他的著作几乎没有进行过真正的统计。尽管如此，他对其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知识是非常精通的。他受到马尔萨斯模型的影响，但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对以下逻辑悖论十分感兴趣。一旦人口和产出开始稳步增长，相对于其他商品，土地会越来越稀缺。根据供需原理，这意味着土地的价格会不断上升，支付给地主的租金也会上涨。如此一来，地主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而提供给其他人的份额就会减少，从而破坏社会平衡。李嘉图认为，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政治上来说，

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是稳步增加对土地租金的税收。

这一悲观的预测被证明是错误的：土地租金在较长时间内仍将居高不下，但最终，随着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的下降，相对其他财富形式，农田的价值不可避免地下降了。在19世纪初期，李嘉图没有办法预测未来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或工业的发展。就和马尔萨斯一样，他不能想象人类会从食物需求中完全解放出来。

然而，他对土地价格的洞察仍是有趣的：他提出的“稀缺性原则”意味着某些价格可能在几十年后上升到非常高的水平。这可能足以动摇整个社会。价格体系在协调数百万个体的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现今新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有着数十亿人。问题是，价格体系既不能发挥约束作用也不能体现道德观念。

在21世纪，对于理解全球财富分配来说，忽略“稀缺性原则”的重要性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为了更具说服力，我们可以用世界主要国家首都城市房地产价格，或者石油的价格来代替李嘉图模型中农田的价格。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将这一发生在1970—2010年间的趋势推导至2010—2050年或2010—2100年，将导致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相当大规模的经济、社会及政治失衡——这将使我们不可避免地想起李嘉图的预言。

可以肯定的是，原则上有一个相当简单的经济机制，可以使经济恢复到平衡的轨道上：需求和供给的机制。如

果某种商品的供给不足，价格太高，那么，对该商品的需求就会减少，这将导致其价格的下降。换句话说，如果房地产和石油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搬到乡村或者骑自行车出行(或两种都做)。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弄明白，绝不能排除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在涉及某些相对价格发生巨大变化的财富分配上，会有大而持久的分歧的可能性。这是李嘉图稀缺性原则的主要含义。

马克思的光辉超越时空

在马克思于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也就是李嘉图的稀缺性原则发表半个世纪后，经济和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问题不再是农民能否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或是土地价格将疯狂地上涨，而是如何理解现在正迅猛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

当时最引人注目的现实是工业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尽管经济快速增长，但在人口增长和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大环境下，大批农村人口外迁，导致大量工人涌入城市贫民窟。工人们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非常低。新的城市悲剧发生了，更为明显，更让人震惊，甚至在某些方面比旧制度造就的农村悲剧更加悲惨。《萌芽》、《雾都孤儿》和《悲惨世界》并不是来源于其作者的想象力，而是来自于在工厂工作的那些根据法律限制仅大于8岁(1841年的法国)

或在矿山工作的大于10岁(1842年的英国)的童工们。

事实上，今天我们所掌握的所有历史数据表明，直到19世纪的下半叶——甚至是到后1/3时间才出现了工资购买力的显著上升。从19世纪的第一到第六个10年中，工人的工资停滞在非常低的水平——接近甚至不如18世纪及其之前的水平。据我们的观察，英国和法国在这漫长的工资停滞的阶段停留了更久，因为在这一时期他们的经济增长正在加速。我们在1870—1914年间看到的充其量是一个稳定在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不平等，以及在某些方面不平等程度的螺旋上升，尤其是财富的集中度越来越高。很难说如果没有因战争引发的重大经济和政治冲击，这个轨迹将会向何处发展。借助历史分析和一点远景预测，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些冲击视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强大到足以减少不平等的唯一力量。

无论如何，资本在19世纪40年代繁荣发展，工业利润增长，但劳动收入却停滞不前。这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当时还没有出现完整的国家统计数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第一个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起来了。他们的中心论点很简单：如果经过半个世纪的工业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还是和之前一样悲惨，而立法者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禁止工厂雇佣8岁以下的儿童，那么工业发展的好处在哪里？技术创新、辛苦工作以及人口流动的好处又在哪里？现有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破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



们想知道其后的长期演变：你们到底还能说些什么呢？

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设定的任务。1848年，在“民族春天”运动(这是指在那年春天爆发的欧洲革命)爆发的前夕，他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一篇简短而强有力的文章，它的第一章由一句名言开始：“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文章第一部分以同样著名的革命预测结尾：“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在接下来的20年里，马克思写了多卷的论述文章对这个结论进行论证，同时第一次科学分析了资本主义及其崩溃的原理。

和李嘉图一样，马克思将他的研究重心专注于对资本主义体系内在逻辑矛盾的分析上。他因此寻求将自己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蒲鲁东主义者区别开，马克思认为这些人只是一味地谴责工人阶级的苦难生活，却不曾为解决他们的实际经济困难提出真正的科学分析。总之，马克思将李嘉图的资本价格模型以及稀缺性原则作为强化资本主义动态分析的基础，当时资本是工业设备(比如机械、厂房等)而非固定资产主导，因此原则上累积资本数额没有限制。事实上，他的主要结论可以被称为“无限积累原则”，即资本将不可逆转地不断积累并最终

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是一个没有天然界限的过程。这就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终将灭亡预言的分析依据：资本收益率稳定降低(这样将遏制资本积累并导致资本家之间的激烈冲突)或是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无限制地增长(这迟早将变成工人运动的导火索)。不论发生何种情况，社会经济均衡或是政治稳定都将变成奢望。

尽管存在局限性，马克思的研究在很多方面还是卓有成效的。首先，他以一个重要问题开始(关于工业革命期间空前的资本积聚)，然后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回答：现代经济学家都应该以他为榜样并从中受益。更加重要的是，马克思提出的无限积累原则表现出其深邃的洞察力，它对于21世纪有效研究的意义毫不逊色于在19世纪的影响。

不平等应重回核心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不平等在发达国家显著增加，尤其是美国，其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收入集中的程度回到了——事实上甚至略微超过了20世纪的第二个10年。因此，理解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收入不平等为何以及如何下降至关重要。可以肯定的是，贫穷和新兴国家的高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很可能被证明是一种在全球层面减少不平等的有效力量，这与1945—1975年间发达国家的发展情况类似。但是这一发展过程让新兴国家产生了深深的焦



虑，在发达国家产生的焦虑则更甚。此外，最近几十年在金融、原油、房地产市场观察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失衡，自然引起对于索洛和库兹涅茨“平衡增长路径”必然性的怀疑，他们认为所有经济变量都以相同的速率在变化。到2050年或2100年，世界会被交易员、高层管理者和超级富豪所拥有，还是会被石油生产国抑或中国的银行所拥有？又或者世界可能将被避税天堂所拥有，因为上述角色中会有许多去那里寻求庇护。如果不问谁会拥有什么，而只是从一开始便假定增长在长期是自然而然“平衡”的，这种想法是很荒谬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21世纪初所处的阶段就好似我们的先辈在19世纪初的状况：我们正在见证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经济的变化，并且很难知道这些变化的广度，或者说几十年之后全球财富在一国内或多国间将如何分配。19世纪的经济学家将分配问题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致力于研究其长期趋势，鉴于此，他们理应得到极高的评价。他们的答案并不总是令人满意的，但至少他们提出了正确的问题。

我们没有任何根本的理由来相信增长是自动平衡的。我们从很早就应该把收入不平等的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地位，并提出19世纪就已经出现的类似问题。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忽视了财富分配问题。如果不平等问题重新成为中心议题，那我们就必须开始收集足够广的历